

病
油

鐵
一

8
i 83





5冊

490.9
I-k-9
1

No. 2169
18183



富士川文庫

1353

鰐頭渡洞集

○文體... 鰐頭渡洞集... 富士川文庫... 1353

源洞詩經秦風兼葭篇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迺遊從之道阻且長迺遊從之安

在水中央毛傳逆流而上曰迺遊按迺與源同
叙左傳正義曰序與叙音義同爾雅釋詁云叙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文體明辨云爾雅曰序緒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

安道獻徵錄七十八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丹溪朱彥修盡得其傳嘗謂張仲景傷寒為諸家祖後世雖多立論率不出其藩籬且素問云人傷於寒為病熱言常而不言變仲景推寒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諸病陽明篇無目痛少陽篇言胸脇滿而不言痛大陰篇無盜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脫簡乃以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合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並申風中暑辨義名曰源洞集一卷標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鈞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履篤志苦學博極群書為文若詩皆精諳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評者謂諸作家士氣咸備云履元季嘗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紀遊詩于其上今江南好事家藏之嵩渚子曰余讀王安道源洞集二十一篇未嘗不淚歎其察理之精云首篇謂神農嘗百艸為淮南子之安嗣論四氣所傷五鬱二陽病中暑中熱之辨咸有至理非苟作者近時王文恪公鑿有白始余讀源洞集知安道之澁於醫不知能詩也及修蕪州志知其能詩又工於文與畫也嗚呼畫末技耳詩文姑舍是余於安道之醫澁有取焉爾○又崑山縣志卷七有傳
先生禮記曲禮上篇註呂氏曰先生者父兄之稱有德齒可為入師者猶父兄

也故亦稱先生以師為父兄則學者自比於子弟故稱弟子○韓詩外傳六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者何也猶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眊眊乎其猶醉博學有文論語雍也篇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醫後漢書方術傳郭玉曰醫之為言意也類經圖翼序曰昔人云醫者意也意思精詳則得之余曰醫者理也理透心明斯至矣夫扁鵲之目洞垣者亦窺窳于理耳○說文醫治病工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萬物皆備於我孟子盡

心上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注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易上繫辭傳第五章生生之謂易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理

源洞集叙

我邑安道先生博學有

文精於醫自謂萬物皆

備於我非天地不能以

備萬物萬物備我者易

與書皆然也

小易賦凡二千言見鍼灸集書篇中有太極既判二五攸分疑真精而播物稟靈秀以成人原夫構合之初神件造化胚胎之朕體應乾坤首圖法天圓奇而特足方則地方偶而并等之語仲景傷寒為立瀆之祖校正傷寒論序張仲景漢書無傳見名醫錄云南陽人名機仲景乃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瀆古法字○傷寒立法考夫仲景法之祖也後人雖移易無窮終莫能越其矩度

也。易在我。天地之在我。况萬物乎。於是作小易賦論仲景傷寒為立瀆之祖。後人雖變易無窮。終莫能越其矩度。夫素

矩度字彙矩為方之器又法也度法也則也

素問 馬氏註證素問者黃帝與岐伯鬼臾區伯高火師少俞雷公六臣平素問答之書○素問熱論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寒○傷寒立法考夫素問謂人傷於寒則為病熱者言常而不言變仲景謂或熱或寒而不二者備常與變而不遺也

問謂人傷於寒為病熱

者言常而不言變仲景

謂或寒或熱而不二者

備常與變而弗遺也。因

作傷寒立法考。又謂六

三百六十卷 經病證三百九十七法辨云云前篇引內經所叙六經病證除太陽火陰證為後篇所

有外其陽明篇無目疾
火陽篇言胸脇滿而不
言痛太陰篇無隘乾厥
陰篇無囊縮若此者非
皆本無也必有之而脫
之耳又曰於三百九十
七法內除去重複者與
無方治者止有方治而
不重複者計之得二百
三十八條

經病證陽明篇傷寒論第表第六篇少陽篇第五卷第七篇

晚蘭韻會說文簡牘也
从竹間聲也詩良此簡
書註疏古者無紙有事
書之於簡

太陰篇厥陰篇有脫簡第六卷第十篇

三百九十法獻徵錄十
下有七字

以三百九十法內除重
復者與無方治者止以

有方治而不重複者計

有方治而不重複者計

三百九十法獻徵錄十
下有七字

有方治而不重複者計

其美其善其精其簡其
其美其善其精其簡其
其美其善其精其簡其
其美其善其精其簡其
其美其善其精其簡其
其美其善其精其簡其
其美其善其精其簡其
其美其善其精其簡其

源流集總一卷按獻徵
錄傳文亦曰源流集一
卷而近世刊本分為二
卷今改為一卷以復舊
云

論內外傷經旨異同中
傷寒三百九十七法辨
風中暑辨議目曰源流
集總一卷標題原病式

源流集總一卷按獻徵
錄傳文亦曰源流集一
卷而近世刊本分為二
卷今改為一卷以復舊
云

論內外傷經旨異同中
傷寒三百九十七法辨
風中暑辨議目曰源流
集總一卷標題原病式

百病鈞玄醫韻統古今醫統曰醫史補傳有百病鈞玄二十卷醫韻統書一百卷所存者惟傷寒源洞而已鈞玄韻統未之見也使二書俱存其補於醫道又豈小哉顧其真書淪沒而脉訣鈐法等偽書行世豈天不欲後世斯民躋於壽域也耶噫

大約韻會大約太率也浩翰禮部韻廣大貌究理晰義孟子告子上篇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註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性理字義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以虛實為據素問通評虛實論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類註此二句為病治之大綱其辭似顯其義甚微最當詳辨

一卷。百病鈞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大約從浩翰古說中歛博為約。究理晰義論證辨脈。一以虛實為據。是冰為玉。

循古道字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乎程子遺書第二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

政周禮夏官司馬掌邦政註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

仁覆天下孟子離婁上篇曰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註覆被也

濟世列子楊朱篇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利物易乾文言利物足以和義

疑侶為驗。安衛直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乎。有天地萬物一體之心。而後有是政。而仁覆天下。見安道濟世利物之心。

度越前漢書楊雄傳贊
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
子矣○玉篇度唐故切
過也

聖哲韻會聖通也書傳
無所不通之謂聖○哲
智也○楊雄解嘲班固
答賓戲有聖哲字
廉保天下書經康誥康
保民

玉峯蓋指崑山而言○
大明一統志入蘇州府
崑山在崑山縣西北境
上晉時陸機陸雲生於
此時人比之崑山出玉
因名

賴之尚書呂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疏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
○文選藉田賦註銑曰賴蒙也言天子有善德天下之人皆蒙之也
禮同祀韻會年也爾雅商曰祀疏孫炎曰取四時祭祀一訖

度越人遠甚以是心而

致之政古今聖哲所

求康保天下者不外乎

此豈惟玉峯人賴之天

下賴之直萬禩賴之矣

迪功郎王益之歷代職原曰崇寧新制改軍巡判官司理司法簿爲將仕郎政
和中御筆改將仕郎爲迪功郎官稱重定承直郎至迪功郎爲階官官品從九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以中外文武百司職名之沿革品秩之崇卑勲階之
陞轉俸祿之損益歷年滋久屢有不同無以示成憲於後世廼命儒臣重定其
品階勲祿之制以示天
下云云正八品階初授
迪功郎階授修職郎祿
月米六石五斗從八品
階初授迪功郎階授修
職佐郎祿月米六石

謹叙

迪功郎楚府良醫副同

邑葛哲書

楚府良醫副同按明太祖
洪武三年封第六子祺
爲楚主○續文獻通考
明王府官屬洪武二年
設良醫所良醫正一人
正八良醫副一人從八
葛哲按獻徵錄萬姓統
譜等書無傳



醫因經濟洞集目錄

- 一 神農嘗百草論
- 二 亢則害承乃制論
- 三 四氣所傷論
- 四 張仲景傷寒立法考
- 五 傷寒溫病熱病說
- 六 傷寒三陰病或寒或熱辯
- 七 陽虛陰盛陽盛陰虛論
- 八 傷寒三百九十七法辯
- 九 傷寒四逆厥辯
- 十 嘔吐噦乾嘔欬逆辯



醫因經濟洞集目錄
 神農嘗百草論
 亢則害承乃制論
 四氣所傷論
 張仲景傷寒立法考
 傷寒溫病熱病說
 傷寒三陰病或寒或熱辯
 陽虛陰盛陽盛陰虛論
 傷寒三百九十七法辯
 傷寒四逆厥辯
 嘔吐噦乾嘔欬逆辯

- 十一 中風辯
- 十二 中暑中熱辯
- 十三 積熱沉寒論
- 十四 瀉南方補北方論
- 十五 五鬱論
- 十六 二陽病論
- 十七 煎厥論
- 十八 八味丸論
- 十九 小便原委論
- 二十 內傷餘議
- 廿一 外傷內傷所受經旨異同論

中風辯
 中暑中熱辯
 積熱沉寒論
 瀉南方補北方論
 五鬱論
 二陽病論
 煎厥論
 八味丸論
 小便原委論
 內傷餘議
 外傷內傷所受經旨異同論

淵源集舊本題號下加卷之一二三字今刪去之說既見前

崑山 大明一統志八卷 蘇州府領縣七崑山縣在府城東七十里秦為婁縣地屬會稽郡漢因之晉屬吳郡梁天監中置信義縣大同初又分置崑山縣以山為名隋初二縣俱廢尋復置崑山縣屬吳郡唐屬蘇州宋屬平江府元陞為崑山州本朝洪武初改為縣編戶四百四十四里 崑山在崑山縣西北境上

魏博 按魏博二州名而與崑山無涉豈為安道之別號耶未得考證
王履安道甫王氏履名安道字也○說文甫男子美稱也○韻會著紀述也
餘杭 大明一統志三十八卷杭州府領縣九餘杭在府城西北七十里本秦舊縣屬會稽郡漢因之東漢屬吳郡三國吳屬吳興郡隋屬杭州唐宋元仍舊本朝因之編戶七十一里

節菴陶華尚文甫古今醫統陶華字尚文號節菴餘杭人幼讀儒書長精醫學邃究傷寒著有瓊言殺車槌提金明理論可謂用心之勤庶為初學規範者矣
○醫學入門陶華正統間被徵引疾歸時論高之○校篇海校檢也考也

神農嘗百草論司馬貞補史記炎帝神農氏姜姓火德王故曰炎帝始教耕故號神農氏以精鞭鞭艸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程子遺書第二下曰神農作本艸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按安道之論蓋本於此語

淮南子史記列傳五十八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有子四人孝文八年封子安為阜陵侯十六年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前漢書列傳十四淮南王安為

入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淮南子二十六條務訓篇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嘗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孟子所謂盡心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集註取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及政施仁之法而已

立極 書洪範皇建其有中極註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
生民 孟子公孫丑上篇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大學序蒙引謂之生民者即孟子所謂天下之生久矣以其生生不絕也

醫經濟洄集

元 崑山 魏博王 履安道甫著

明 餘杭 節菴陶 華尚文甫校

一 神農嘗百草論

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一日七十毒予嘗誦其書每至於此未始不歎夫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夫神農立極之大聖也閔生民之不能以無疾故察夫物性之

生知之聖論語述而篇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
註生而知之者氣質清
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
知也

歷試尚書小序歷試諸
難

其氣其性神農本艸經
藥有酸鹹甘苦辛五味
又有寒熱溫涼四氣宗
爽曰凡稱氣者是香臭
之氣其寒熱溫涼是藥
之性且如鷺白脂性冷
不可言氣冷也四氣則
是香臭腥臊如蒜阿魏
鮑魚汗襪則其氣臭雞
魚鴨蛇則其氣腥狐狸
白馬葱
人中白則其氣臊沉檀
龍麝則其氣香是也則
氣字當改為性字于義
方說時
珍曰寇氏言寒熱溫涼
是性香臭腥臊是氣其
說與禮記文合但自素
問以來
以氣味言卒難改易姑
從舊爾

行經本艸綱目卷之一引經報使潔古珍手少陰心續鞭手太陽小腸黃蘗之類

畏惡反忌本艸綱目卷之一時珍曰藥有七情相惡者奪我之能也相畏者受
彼之制也相友者兩不相合也○卷之二相須相使相畏相惡諸藥出徐之艸忌遠志人參畏靈脂之類

經於諸藥名下神農本
艸經丹砂味甘微寒之
類

冠之漢書師古注冠謂
居其首

又藥中韓保昇蜀
本艸曰按藥有玉石艸
木蟲獸而直云本艸者
為諸藥中艸類最多

可以愈疾者以貽後人固不待乎物物必
嘗而始知也苟待乎物物必嘗而始知則
不足謂之生知之聖也以生知之聖言之
則雖不嘗亦可知也設使其所知果有待
乎必嘗則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其
神農衆疾俱備而歷試之乎况污穢之藥
不可嘗者其亦嘗乎且味固可以嘗而知
其氣其性其行經主治及畏惡反忌之類

亦可以嘗而知乎苟嘗其所可嘗而不嘗
其所不可嘗不可嘗者既可知而可嘗者
亦不必待乎嘗之而後知矣謂其不嘗不
可也謂其悉嘗亦不可也然經於諸藥名
下不著氣性等字獨以味字冠之者由藥
入口惟味為先故也又藥中雖有玉石蟲
獸之類其至衆者惟草為然故遂曰嘗百
草耳豈獨嘗草哉夫物之有毒嘗而毒焉

先正未審掩何人○禮記緇衣篇太全長樂陳氏曰爲人上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後正天下故也○書說命詩雲漢篇有先正字

寓言莊子寓言篇希逸註寓言者以己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史記列傳第三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立王容使之相對語云偶言又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喟然歎論語子罕篇顏淵喟然歎曰註喟歎聲

造化之樞紐太極圖說朱註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中庸蒙引造化指天地作爲處言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淮南子原道訓造化者註造化道也○字彙樞爾雅樞謂之樞郭璞曰門戶扉樞也紐結會也

王太僕素問新校正云按唐人物志水仕唐爲太僕令年八十餘以壽終○醫說王冰自號啟玄子實應中爲太僕令篤好醫方得先師所藏太素及全元起者大爲次註云云
劉河間金史方伎傳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宜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爲王自號通元處士云
蘊字彙與也藏也釋字彙註解也謹按內經六微首大論帝曰善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類語云之應六節即主氣之論而守位者故曰六位亦曰六之位也岐伯曰

有矣豈中毒者非必七十乎設以其七十毒偶見於一旦而記之則毒之小也固不死而可解毒之大也則死矣孰能解之亦孰能復生之乎先正謂淮南之書多寓言夫豈不信

一亢則害承迺制論
予讀內經六微旨論至于亢則害承迺制喟然歎曰至矣哉其造化之樞紐乎王太

僕發之於前劉河間闡之於後聖人之蘊殆靡遺矣然學者尚不能釋然得不猶有未悉之旨也歟謹按內經帝曰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氣承之

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
次則地氣分春也自春
分後六十日有奇半建
卯正至巳正君火之位
也所謂陰氣大行居也
天度所至陰氣大行居
熱之分至陰氣大行居
德也類經圖翼云君火
者謂之君火當二之氣
在也君火之右退行一
右也君火之右退行一
步相火治之次註云自
至未之所謂火氣分正
火則夏至以前後各三
十矣天度至此火氣分
位退也謂南面視之在
行也右也謂南面視之
又八也謂南面視之在
法也左也謂南面視之
地也左也謂南面視之
退也左也謂南面視之
步也左也謂南面視之
東也左也謂南面視之
分也左也謂南面視之
右也左也謂南面視之
相也左也謂南面視之
餘也左也謂南面視之
云也左也謂南面視之
而也左也謂南面視之
也也左也謂南面視之
奇也左也謂南面視之
度也左也謂南面視之
至也左也謂南面視之

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
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
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帝曰何也岐伯曰亢
則害承迺制制生則化外列盛衰害則敗
亂生化大病嘗觀夫陰陽五行之在天地
間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強者折之弱者
濟之蓋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不如
是則高者愈高下者愈下強者愈強弱者
復行一步木氣治之而有所也自斗建丑正至卯之初

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
復行一步君火治之類註云是為王氣六步之
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
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
火氣承之火位之下陰精承之陰位之下
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
迺制制生則化外列盛衰
也制生則化外列盛衰

愈弱而乖亂之政日以極矣天地其能位
乎雖然高也下也弱與強也亦莫或使然
而自不能不然也故易也者造化之不可
常也惟其不可常故神化莫能以測莫測
故不息也可常則息矣亢則害承迺制者
其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者歟夫太僕
河間已發揮者茲不贅及其未悉之旨請
推而陳之夫自顯明之右止君火治之十

類註云夫盛極有制則無亢害無亢害則生化出乎自然當處者感當衰者衰循序當位是為外列盛衰外列者害則言發育之多也類註云敗亂生化大病亢而無制則為害矣害則敗亂失常不生化正氣而為邪氣故為大病也

陰陽五行類經五行統論五行者水木金土也五行即陰陽之質陰陽即五行之氣氣非質不立質非氣不行行也者所以行陰陽之氣也高者抑之素問氣交變大論五運之政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變者復之此生長化成收藏之理氣之常也而類註云夫天地陰陽之道亦猶權衡之平抑因太過也卑而下者必有其所舉因不及也故高而亢者必有其所抑以應之不相悖也邪而為變則有以復之承迺制也○至真要大論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折之不足者補之也下者舉之濟其弱也乖亂之政詩序亂世之音怨其政乖

五句言六節所治之位也自相火之下止陰精承之十二句言地理之應乎歲氣也亢則害承迺制二句言抑其過也制生則化止生化大病四句言有制之常與無制之變也承猶隨也然不言隨而曰承者以下言之則有上奉之象故曰承雖謂之承而有防之之義存焉亢者過極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勝之也然所承也其不亢則

天地其能位乎中庸第一章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註位者安其所也發揮易乾文言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正義發謂發越也揮謂揮散也

隨之而已故雖承而不見既亢則克勝以平之承斯見矣然而迎之不知其所來迹之不知其所止固若有不可必者然可以者常存乎杳冥恍惚之中而莫之或欺也河間曰已亢過極則反似勝已之化似也者其可以形質求哉故後篇厥陰所至為風生終為肅少陰所至為熱生終為寒之類其為風生為熱生者亢也其為肅為寒

又文選宋玉對楚王問
文翱翔乎杳冥之上註
向曰杳冥絕遠處

河間曰原病式序所謂
木極似金金極似火火
極似水水極似土土極

似木者也故經曰亢則
害承迺制謂已亢過極
則反似勝已之化俗未

之知認似作是以陽為
陰失其意也

故後篇六元正紀太論
厥陰所至為風生終為

肅論云按六微旨太
承之故厥陰為風火陰
生而終為肅也

所至為熱生中為寒
云按六微旨太論云火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故為熱
生而中為寒也又云君位之下陰精承之亦為寒之義也
雪上發而飄驟水發而毀折金發而清明火發而暵昧何氣使然岐伯曰氣有
多少發有微甚微者當其氣甚者兼其下微其下氣而見可知也
也故水發之微者為寒其者為雹雪是兼乎水風至飄驟故也○五常政大論類註
者為甚者為飄驟是兼乎水風至飄驟故也○五常政大論類註

也

者制也又水發而為雹雪土發而飄驟之

類其水發土發者亢也其雹雪飄驟者制

也若然者蓋造化之常不能以無亢亦不

能以無制焉耳夫前後二篇所主雖有歲

氣運氣之殊然亢則害承迺制之道蓋無

往而不然也惟其無往而不然故求之於

人則五臟更相平也一臟不平所不勝平

之五臟更相平非不亢而防之乎一臟不

平所不勝平之非既亢而克勝之乎姑以

心火而言其不亢則腎水雖心火之所畏

亦不過防之而已一或有亢即起而克勝

之矣餘臟皆然制生則化當作制則生化

蓋傳寫之誤而釋之讀之者不覺求之不

通遂併遺四句而弗取殊不知上二句止

言亢而害害而制耳此四句乃害與制之

外之餘意也苟或遺之則無以見經旨之

周悉韻會周徧也悉詳盡也

曲說管子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應

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太極圖說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易繫辭生生之謂易又乾象傳乾道變化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素問天元紀太論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

周悉矣制則生化正與下文害則敗亂相對辭理俱順不勞曲說而自通制則生化者言有所制則六氣不至於亢而為乎平則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矣化為生之盛故生先於化也外列盛衰者言六氣分布主治迭為盛衰昭然可見故曰外列害則敗亂生化大病者言既亢為害而無所制則敗壞乖亂之政行矣敗壞乖亂之政行

動靜云為易下繫辭傳變化云為疏或曰之所云或身之所為也○朱子語類云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中庸序動靜云為

則其變極矣其災甚矣萬物其有不病者乎生化指所生所化者言謂萬物也以變極而災甚故曰大病上生化以造化之用言下生化以萬物言以人論之制則生化猶元氣周流滋營一身凡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九竅皆藉焉以為動靜云為之主生化大病猶邪氣恣橫正氣耗散凡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九竅舉不能遂其運用之常

機息五常政大論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

湯液素問合類物之可以成湯者皆名湯液

鍼石鍼九鍼石砭石也異法方宜論類註砭石石鍼也即磁鋒之屬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為鍼亦此類也

導引異法方宜論類註導引謂搖筋骨動肢節以行氣血也

也或以害為自害或以承為承襲或以生為自無而有化為自有而無或以二生化為一意或以大病為喻造化之機息此數者皆非也且夫人之氣也固亦有亢而自制者苟亢而不能自制則湯液鍼石導引之法以為之助若天地之氣其亢而自制者固復於平亢而不制者其孰助哉雖然造化之道苟變至於極則亦終必自反而

張戴人金史方伎傳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難索之學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效多取效古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脈理世傳黃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安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脈原病往往殺人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三法之目存於世云○集事淵海張從正稱戴人云云

復其常矣學者能本之太僕河間而參之此論則造化樞紐之詳亦庶矣乎然張戴人治法心要則曰假令水為母木為子當春旺之時冬令猶在即水亢也水亢極則木令不至矣木者繼冬而承水也水既亢則害其所承矣所以木無權也木無權則無以制土土既旺則水乃受制也土者繼長夏之令也水受土制熱克其寒也變而

長夏六節藏象論次註長夏者六月也土生於火長在夏中既長而王故曰長夏也

長夏之令也水受土制熱克其寒也變而

對曰夏氣
入於五夏中清氣而土
宜韻會說文煖溫也本
作煖

嚴冬月令廣義嚴冬嚴
疑六云五五五大論

為濕此其權也。又如火為母土為子。當長
夏之時暄令猶在。即火亢也。火既亢極則
濕令不至矣。濕者繼夏而承火也。火既亢
則害其所承矣。所以濕無權也。濕無權則
無以制水。水既旺則火乃受制也。水者嚴
冬之令也。火受水制寒克其熱也。變而為
土。濕土斯得其權也。斯言也推之愈詳而
違經愈遠矣。或曰心要者他人成之。蓋得

春之令也。火受水制寒克其熱也。變而為土。濕土斯得其權也。斯言也推之愈詳而違經愈遠矣。或曰心要者他人成之。蓋得

海篇類篇偽也字彙
五禾切傳繆也俗作訛
非

於所聞之譌耳

二四氣所傷論

素問生氣通天論曰春
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為
洞泄。夏傷於暑氣滯
於脾胃則為嘔吐泄瀉。
秋傷於濕氣流注於
皮膚則為痲疹。冬傷
於寒氣凝於骨節則
為骨痛。此四時所傷
之病也。春傷於風則
夏泄瀉。夏傷於暑則
秋痲疹。秋傷於濕則
冬骨痛。冬傷於寒則
春泄瀉。此四時所傷
之病也。春傷於風則
夏泄瀉。夏傷於暑則
秋痲疹。秋傷於濕則
冬骨痛。冬傷於寒則
春泄瀉。此四時所傷
之病也。

素問生氣通天論篇曰春傷於風邪氣留
連乃為洞泄夏傷於暑秋為痲疹秋傷於
濕上逆而欬發為痿厥冬傷於寒春必病
溫陰陽應象論篇曰春傷於風夏生飧泄
夏傷於暑秋必痲疹秋傷於濕冬生欬嗽
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至啓玄註云風中於

春純傷長從清之陽筋筋也肺而方痿厥於謂之類之云有定癢爲此有新一云而寒總之氣散汗
時寒干證夏濕氣濕應經弛上金爲行厥上註濕之謂註疾亦以也必或但二正舊校
乃而有而冬末上感太而而長文故熱從之逆證云秋傷于濕當
爲病熱不傷秋則清害岐短長于自火之則時濕濕氣
也熱即于秋傷爲濕皮肉日物痿者能火濕蒸
○非病者於厥地氣筋地除大小已乘
類者至至濕者良之中大陰陽明篇岐伯曰濕者下先受之
註熱至春春也又自人也必從足始故筋脈因濕而弛長則爲痿
云冬有陽氣發正以生邪從內作故爲濕病之證夫曰濕者寒其
傷寒邪則寒毒藏陰分至春夏陽氣上升新邪外

陰陽應象大論

無是以可之陰即熱火濕性秋夏通肝春于證二吹形之相之說要醫藥機乘至暑於於寒其爲應
是冬識病之春德乘蒸來涼傷至邪傷肌云證此之嗽攻咳也所統謂嗽要脚冬必於於寒其爲應
以冬識病之春德乘蒸來涼傷至邪傷肌云證此之嗽攻咳也所統謂嗽要脚冬必於於寒其爲應
於冬識病之春德乘蒸來涼傷至邪傷肌云證此之嗽攻咳也所統謂嗽要脚冬必於於寒其爲應
於冬識病之春德乘蒸來涼傷至邪傷肌云證此之嗽攻咳也所統謂嗽要脚冬必於於寒其爲應
於冬識病之春德乘蒸來涼傷至邪傷肌云證此之嗽攻咳也所統謂嗽要脚冬必於於寒其爲應
於冬識病之春德乘蒸來涼傷至邪傷肌云證此之嗽攻咳也所統謂嗽要脚冬必於於寒其爲應
於冬識病之春德乘蒸來涼傷至邪傷肌云證此之嗽攻咳也所統謂嗽要脚冬必於於寒其爲應
於冬識病之春德乘蒸來涼傷至邪傷肌云證此之嗽攻咳也所統謂嗽要脚冬必於於寒其爲應

表則內應於肝肝氣乘脾故洞泄或飧泄
夏暑已甚秋熱復壯兩熱相攻則爲痰瘧
秋濕既勝冬水復旺水濕相得肺氣又衰
故乘肺而爲欬嗽其發爲痿厥者蓋濕氣
內攻於臟腑則欬逆外散於筋脈則痿弱
也厥謂逆氣也冬寒且凝春陽氣發寒不
爲釋陽怫於中寒怫相持故爲溫病傷寒
論引素問後篇八句成無已註云當春之

春純傷長從清之陽筋筋也肺而方痿厥於謂之類之云有定癢爲此有新一云而寒總之氣散汗
時寒干證夏濕氣濕應經弛上金爲行厥上註濕之謂註疾亦以也必或但二正舊校
乃而有而冬末上感太而而長文故熱從之逆證云秋傷于濕當
爲病熱不傷秋則清害岐短長于自火之則時濕濕氣
也熱即于秋傷爲濕皮肉日物痿者能火濕蒸
○非病者於厥地氣筋地除大小已乘
類者至至濕者良之中大陰陽明篇岐伯曰濕者下先受之
註熱至春春也又自人也必從足始故筋脈因濕而弛長則爲痿
云冬有陽氣發正以生邪從內作故爲濕病之證夫曰濕者寒其
傷寒邪則寒毒藏陰分至春夏陽氣上升新邪外

時風氣大行春傷於風風氣通於肝肝以
春適旺風雖入之不能即發至夏肝衰然
後始動風淫未疾則當發於四肢夏以陽
氣外盛風不能外發故攻內而爲飧泄當
秋之時濕氣大行秋傷於濕濕則干於肺
肺以秋適旺濕雖入之不能即發至冬肺
衰然後濕始動也雨淫腹疾則當發爲下
利冬以陽氣內固濕氣不能下行故上逆

秋熱復壯次註壯作取
陽佛於中宇彙佛音佛

佛鬱

成無已仲景全書諸家
姓氏成無已聊攝人家
世儒醫性識明敏記問
該傳撰述傷寒之義古
今言傷寒者祖張仲景
但因其證而用之初未
有發明其意義成無已
以發明其奧因仲景方
論以辨析其理真得長
沙公之旨趣所著傷寒
論十卷明理論三卷論
方一卷大行於世

風淫未疾左傳昭公元
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陰淫寒疾風淫熱疾
風淫未疾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陰淫寒疾風淫熱疾
明淫心疾
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王海藏古今醫統王好古字進之號海藏古趙人性明敏通經史好醫方師李
明之所著醫壘元戎十二卷醫家大法三卷仲景詳辯活人節要歌湯液本艸
此事難知班疹論光明論標本論傷寒辯惑論等書行世

而為欬嗽當夏之時暑氣大行夏傷於暑

夏以陰為主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

陰出而陽為內主然後暑動搏陰而為痰

瘧當冬之時寒氣大行冬傷於寒冬以陽

為主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

陰為內主然後寒動搏陽而為瘧病王海

藏曰木在時為春在人為肝在天為風當

春之時發為溫令反為寒折是三春之月

知卷之六
春之時發為溫令反為寒折是三春之月
春之時發為溫令反為寒折是三春之月
春之時發為溫令反為寒折是三春之月

行三冬之令也以是知水太過矣水既太

過金肅愈嚴是所勝者乘之而妄行也所

勝者乘之則木虛明矣木氣既虛火令不

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勝者侮之是

以土來木之分變而為飧泄也所以病發

於夏者以木絕於夏而土旺於長夏濕本有

下行之體故也不病於春者以春時風雖

有傷木實當權故也暑季夏也季夏者濕

是火陽相火合也難知
作是二火陽相合也
灑淅傷寒論音釋上所
下切下音析寒驚貌

土也。君火持權，不與之子。暑濕之令不行也。濕令不行，則土虧矣。所勝妄行，木氣太過，少陽旺也。所生者受病，則肺金不足，所不勝者侮之。故水得以來，土之分。土者坤也。坤在申之分，申為相火。水入於土，則木火相干。水火相干，則陰陽交爭，故為寒熱兼木氣。終見三焦是少陽相火合也。少陽在濕土之分，故為寒熱肺金不足，灑淅寒

熱。此皆往來未定之氣也。故為疹瘧。不發於夏而發於秋者，以濕熱在酉之分，方得其權故也。秋者清肅之氣，收斂下行之體也。為濕所傷，是長夏之氣不與秋令也。秋令不及，所勝妄行，故火得以炎上而克金。心火既刑於肺，故肺氣逆而為欬。所不勝者侮之。木氣上行，與火同德，動而不息者，也。所生者受病，故腎水虧也。長夏已亢，三

疾字難知作瘵

涎字難知作痰

焦之氣盛也。命門者三焦之合也。故迫腎水上行。與脾土濕熱相合。為疾。因痰而動於脾之濕。是以欬嗽有聲。有涎。不發於秋。而發於冬者。以其六陰之極。肅殺始得其氣。故也。冬傷於寒者。是冬行春令也。當寒而溫。火勝而水虧矣。水既已虧。則所勝妄行。土有餘也。所生受病。木不足也。所不勝者侮之。火太過也。火土合德。濕熱相助。故

其具限天不自平矣
其具限天不自平矣
其具限天不自平矣

滕理金匱要畧云滕者

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
為血氣所注理者是皮
膚藏府之分理也。○舉
痛論次註云滕謂津液
滲泄之所理。謂文理逢
會之中

以陰不藏四氣調神大
論云逆冬氣則火陰不
藏腎氣獨沉

為溫病。不病於冬。而病於春者。以其寒水居邪之分。左得其權。太寒之令。復行於春。滕理開泄。少陰不藏。房室勞傷。辛苦之人。陽氣泄於外。腎水虧於內。當春之月。時強水長。無以滋生化之原。故為溫病耳。夫春傷於風。夏傷於暑。冬傷於寒。辭理皆順。時字傷令字也。獨秋傷於濕。說作令字。傷時字。讀者不可疑也。此四說皆母所亢。而害

論語集注卷之四
論語集注卷之四
論語集注卷之四
論語集注卷之四
論語集注卷之四
論語集注卷之四
論語集注卷之四
論語集注卷之四
論語集注卷之四
論語集注卷之四

孟子曰離婁上篇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註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其所承之子也。若說秋字傷濕字其文與上三句相通其理與法不得相通矣。大抵理與法通不必拘於文也。或謂春傷於風是人為風所傷非也。若是則止當頭痛惡風自汗何以言夏為殄泄哉。今言春傷於風即是時傷令也明矣。愚按此四傷諸家註釋皆不得經旨者蓋由推求太過故也。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

穿鑿離婁下篇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註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密玉機真藏論類註客者如客之自外而至居非其常也

餘力論語學而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註餘力

難此之謂歟。但只輕輕平易說去則經旨自明而無穿鑿之患矣。何以言之。夫風暑濕寒者天地之四氣也。其傷於人人豈能於未發病之前預知其客於何經絡何臟腑何部分而成何病乎。及其既發病然後可以診候始知其客於某經絡某臟腑某部分成某病耳。註釋者苟悞因病始知其原之理則於此四傷不勞餘力自迎刃而

猶言服日

迎及而解晉杜預傳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令其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及而解無復着手處也

解矣夫洞泄也。痰瘧也。欬與痿痲也。溫病也。皆是因其發動之時形診昭著乃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為傷風傷暑傷濕傷寒耳。非是初受傷之時能預定其今日必為此病也。且夫傷於四氣有當時發病者。有過時發病者。有久而後發病者。有過時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何哉。蓋由邪氣之傳變。聚散不常。及正氣之虛實不

癘風熱中寒中云云素問風論黃帝曰風之傷人也或為熱中或為寒中或為癘風或為偏枯或為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或內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願聞其說岐伯曰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眦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則為熱中而目黃人瘦則外泄而寒則為寒中而流出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俞散於分肉之間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脹而有癘衛氣有所疑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癘者有榮氣熱附其氣不清故使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癘潰風寒客於脈而不

去名曰癘風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為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心風以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為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為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為腎風又云久風入中則為腸風飧

等故也。且以傷風言之其當時而發則為惡風發熱頭疼自汗欬嗽喘促等病。其過時與久而發則為癘風熱中寒中偏枯五臟之風等病。是則洞泄飧泄者乃過時而發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飧泄之病生以形診推之則知其為春傷風藏蓄不散而致此也。苟洞泄飧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傷風於前將發病於後邪。假如過時之

太素脉訣汪機矯世惑脉論曰世人又有以太素脉而言人貴賤窮通者此又妄之甚也予嘗考其義矣夫太者始也初也如太極太乙之太素者質也本也如繪事後素之素此蓋言始初本質之脉也始初本質之脉果何脉耶則必指元氣而言也脉訣刊○古今醫統卷一曰楊上善述內經為太素知休咎今世之云太素脉者宗之○醫說卷三脉語卷下五雜組卷五論太素脉之事又王文潔編校太素脉訣書七卷俱當參閱

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人亦能知乎世有太素脉法雖或預知死亡之期然亦是因診之昭著而始能知耳夏傷暑為痿癱冬傷寒為溫病意亦類此但秋傷濕上逆為欬嗽為痿厥其因病知原則與三者同其令行於時則與三者異夫春之風夏之暑冬之寒皆是本時之令也濕乃長夏之令何於秋言之蓋春夏冬每一時各有三月

運氣七篇與素問諸篇自是兩書次註序新校正云諸素問第七卷已已久矣按皇甫士安晉人也序甲乙經云亦有以失隋書經籍志載梁七錄亦云止存八卷全元起隋人所註本乃無第七王冰唐寶應中人上至晉皇甫謐甘露中已六百餘年而水自為得舊藏之卷今竊疑之仍觀天元紀論五運行論六微旨論五常政論六元正紀論至真要論七篇居今素問四卷篇卷浩大不與素問前後篇卷等又且所載之事與素問餘篇略不相通竊疑此七篇乃陰陽太論之文王氏取以補所亡之卷猶周官凶冬官以考功記補之之類也又按漢張仲景傷寒論序云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經陰陽太論是素問與陰陽太論兩書其明乃王氏并陰陽太論於素問中也要之陰陽太論

故其令亦各就其本時而行也若長夏則寄旺於六月之一月耳秋雖亦有三月然長夏之濕令每侵過於秋而行故曰秋傷於濕秋令為燥然秋之三月前近於長夏其不及則為濕所勝其太過則同於於化其平氣則又不傷人此經所以於傷入止言風暑濕寒而不言燥也或問余曰五運六氣七篇所叙燥之為病甚多何哉余曰運氣七篇與素問諸篇自是兩書作於二人之手其立意各有所主不可混言王冰以為七篇參入素問之中本非素問元文也余今所推之義乃是請陳四氣所素問本旨當自作一意看

亦古醫經終非素問第

七矣

浩蕩楚辭離騷怨靈修

之浩蕩王逸注云浩猶

宋許洪局方指南總論

夫風為天地浩蕩之氣

飛揚史高祖本紀大風

起兮雲飛揚

鼓舞易上繫辭傳鼓之

舞之以盡神

神速唐李靖傳兵機以

速為神

腸胃之職靈蘭秘典論

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

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

物出焉大腸者傳道之

之官變化出焉

從容和緩貌

泌別管衛生會篇濟泌

別汁類註泌如狹流也

別汁分別清濁也

別汁分別清濁也

別汁分別清濁也

別汁分別清濁也

別汁分別清濁也

別汁分別清濁也

別汁分別清濁也

別汁分別清濁也

別汁分別清濁也

別汁分別清濁也

別汁分別清濁也

傷所病之義夫風者春之令也春感之偶

不即發而至夏邪既不散則必為疾其所

以為洞泄者風蓋天地浩蕩之氣飛揚鼓

舞神速不恒人身有此腸胃之職其能從

容傳化泌別而得其常乎故水穀不及分

別而併趨下以泄出也其為殄泄亦類此

義說者謂春傷風為內通肝洞泄殄泄為

木乘土又謂不發於春為邪避木旺發

於夏為木衰邪動竊謂風既通肝則正當

木旺之時木極盛土極衰矣理宜乘旺而

即發於春不宜反過時而發於夏也且夏

火可權母能滋子何故不發於土衰極之

時而反發於土受滋之時暑者夏之令也

乎其說不通難以憑據

夏感之偶不即發而至秋又傷於風與寒

故為痲痺也寒者冬之令也冬感之偶不

即發而至春其身中之陽雖始為寒邪所

鬱不得順其漸升之性然亦必欲應時而

出故發為溫病也若夫秋傷濕其令行於

時之義上文已論之矣前篇所謂上逆而

比同孟子滕文公上篇
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子
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

濕從下受太陰陽明論
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
於濕者下先受之
肺為諸氣之主五藏生
成篇諸氣者皆屬於肺
○六節藏象論肺者氣之本

欬發為痿厥不言過時似是當時即發者
但既與風暑寒三者並言則此豈得獨為
即發者乎然經無明文終亦不敢比向後
篇便斷然以為冬發病也雖然濕本長夏
之令侵過於秋耳縱使即發亦近於過時
而發者矣此當只以秋發病為論濕從下
受故于肺為欬謂之上道夫肺為諸氣之
主今既有病則氣不外運又濕滯經絡故

肺惡寒宜明五氣篇肺
惡寒類註肺屬金而主
皮毛金寒則病故惡寒

四肢痿弱無力而或厥冷也後篇所謂冬
生欬嗽既言過時則與前篇之義頗不同
矣夫濕氣久客不散至冬而寒氣大行肺
惡寒而或受傷故濕氣得以乘虛上侵於
肺發為欬嗽也觀者以此意求之經旨其
或著乎或者見素問於病溫痰瘧等間以
必言之遂視為一定不易之辭而曰此必
然之道嗟乎果可必耶果不可必耶素問

膠黏膏又固也

熱厥因醉飽入房厥論
帝曰熱厥何如而然也
類註云厥之將發手足
足皆熱者是為熱厥上岐
伯曰此人必數醉若飽
以入房氣聚於脾中不
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
熱盛於中故熱偏於身
內熱而溺赤也夫酒氣
盛而慄悍腎氣且衰陽
氣獨勝故手足為之熱
也

熱中消中腹中論夫熱
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
次註多飲數溲謂之熱
中多食數溲謂之消中
新沐中風則為首風風論之文

之或言必或不言必者蓋不可膠為一定
故也。往往有泥於必之一字遂謂冬傷寒
必當病於春其所傷寒而即病者反
置而不論若此者可不一
謂之棄本逐末乎。經中每有似乎一

定不易之論而却不可以為一定不易者
如曰熱厥因醉飽入房而得熱中消中者
皆富貴人也新沐中風則為首風如此之
類豈一一皆然哉讀者當活法勿拘執也
天王啓玄之註雖未免泥於必字及未得

大軍游騎云云大學或
問程子曰致知之要當
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
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
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
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
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
而無所歸也○按此語
與程子遺書第七所載
小異蓋朱子襲括而引
之

經且然却不至太遠也若成無已之說則
似太遠矣然猶未至於甚也至王海藏立
論則推求過極欲異於人殊不知反穿鑿
綴緝乖悖經旨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儒所
謂如大軍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矣姑擬
成無已王海藏之說辯其甚者一二夫無
已謂風淫末疾則當發於四肢雨淫腹疾
則當發為下利竊謂則當二字決然之辭

本發無時六元正紀大論本發無時類註云土金火之鬱發各有其時惟風木善行數變上云其氣無常即木發無時也

風善行數變風論風善行數變類註云風性動故善行數變

也春傷風遇夏之陽氣外盛而不能外發故攻內為飧泄此或若可通矣經曰木發無時倘風不傷於春而傷於他時不遇夏之陽氣外盛將外發乎將內攻乎况風屬陽與夏同氣果欲外出則當隨其散越之勢而出安有不能之理乎且風善行數變其為病非一豈獨能為四肢之疾乎所謂雨淫腹疾之義其不通亦如此至若夏傷

觀素問瘧論可見瘧論

此榮氣之所舍也類註傷於夏其時則熱其病則瘧也如上文曰瘧疾皆生於風金廣其言論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其義可知風寒在表必鬱而為熱其藏於皮膚之內陽氣行於外蓋即經脈間耳榮氣之所舍也此令人汗空踈腠理開暑氣能也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暑邪內伏者陰邪也秋與木氣亦陰氣也新邪暑或陰陽相薄而瘧作矣

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

暑秋為瘧瘧者蓋因暑疾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復秋感風故疾作耳觀素問瘧論可見其與夏陰主內秋陽內主暑動搏陰何相干哉冬傷寒春為溫病者蓋因寒毒中人肌膚陽受所鬱至春天地之陽氣外發其人身受鬱之陽亦不能不出故病作也韓祇和謂冬時感寒鬱陽至春時再有感而後發余謂此正可論溫病之有惡寒者耳其不惡寒者則本不為再感而後發也故仲景曰太陽病不發熱而渴

韓祇和傳未詳

仲景曰傷寒論卷之二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法

瘧疾類註

第五之文也但不發熱之字傷寒論無之當刪去

觀傷寒論可見傷寒論卷之二傷寒例第三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也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

不惡寒者觀傷寒論可見其與冬陽主內春陰內主寒動搏陽何相干哉乃若海藏則又以春傷風夏傷暑冬傷寒為時傷令秋傷濕為令傷時故於春傷風謂春行冬令而溫為寒折於夏傷暑謂暑者季夏季夏者濕土君火持權不與子而暑濕令不行於秋傷濕謂秋為濕所傷是長夏之氣不與秋令於冬傷寒謂冬行春令火勝水

支離莊子人間世支離疏云云口義支離身體無取捨之貌。揚子五百篇何五經之支離註秘曰支離猶分散也各有科條分散而難通也光曰支離猶扶疎繁多之貌

瘧論所謂夏傷於暑三瘧論帝曰瘧先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太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

虧太寒之令復行於春陽氣外泄腎水內虧者病又謂溫病為濕熱相助而成又謂四時傷皆母亢而害所承之子吁何支離破碎徒費辭如此乎夫經中所言傷風傷暑之類甚多皆是以人受風暑等所傷為義未嘗有時傷令令傷時之意也若是海藏所言則瘧論所謂夏傷於暑秋傷於風與先傷於風後傷於寒等語其時傷令歟

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

比比前漢書哀帝紀郡國比比地動師古註比比猶言頻頻也皆是論語微子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今傷時歟吾固知其不能不屈於此也且暑為夏令孰不知之今以暑為季夏為濕土得不怪哉夫冬果行春令人若感此則成冬溫病矣安得為春溫病乎其謂大寒之令復行於春溫病左作設使大寒之令不復行於春其溫病當作者遂不作乎况今人春為溫病者比比皆是未嘗見其必由大寒復行於春而後成也經曰亢則害

經曰六微首大論之語前篇詳為

抑論語學而篇註抑反語辭

以制物者為所勝彼勝我也以水言則為金受制者為所不勝我勝彼也以木言則為土此海藏之意與經例全反矣

經所謂氣有餘則制已

行大論氣有餘則制已

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

及則已所不勝侮而乘

之已所勝輕而侮之類

云已所勝我勝彼也

不勝彼則我勝彼也

氣有餘則制已

土受其制則化

侮而化則大行也

不足則已所不勝

所勝者因弱相輕

而土邪反甚也

傳之於其所勝

真藏論傳之於其所勝

氣舍於其所生

所不勝者類傳云傳其所勝

於生已者也於其所不勝

承乃制其義謂已亢極則勝已者來制如火亢極則水來制之經所謂相火之下水

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之類皆是勝已者為承今以亢為母承為子將求勝於

經歟抑未達歟又如以制物者為所勝受

制者為所不勝與經所謂氣有餘則制已

所勝而侮所不勝及傳之於其所勝死於

其所不勝之旨全反矣余如因時傷令

其所不勝之旨全反矣余如因時傷令

其所不勝之旨全反矣余如因時傷令

其所不勝之旨全反矣余如因時傷令

委曲衍說委曲也行與
演同延也

不暇患辯也孟子滕文
公上篇孟子曰予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
天義易象傳歸妹天地

之大義
諛順諛諛也面從曰

諛
嘿嘿前漢書匡衡傳嘿
嘿不自安○嘿與默同

不語也
僭論論當作踰僭說文

假也廣韻擬也又差也
踰玉篇越也

有誤也

大

大

傷時之說委曲衍說者固不暇患辯也嗚

呼予非好斥前人之非蓋為其有害太義

晦蝕經旨以誤後人故不敢諛順而嘿嘿

耳然而僭論之罪固已自知其不得辭矣

但未知觀者以為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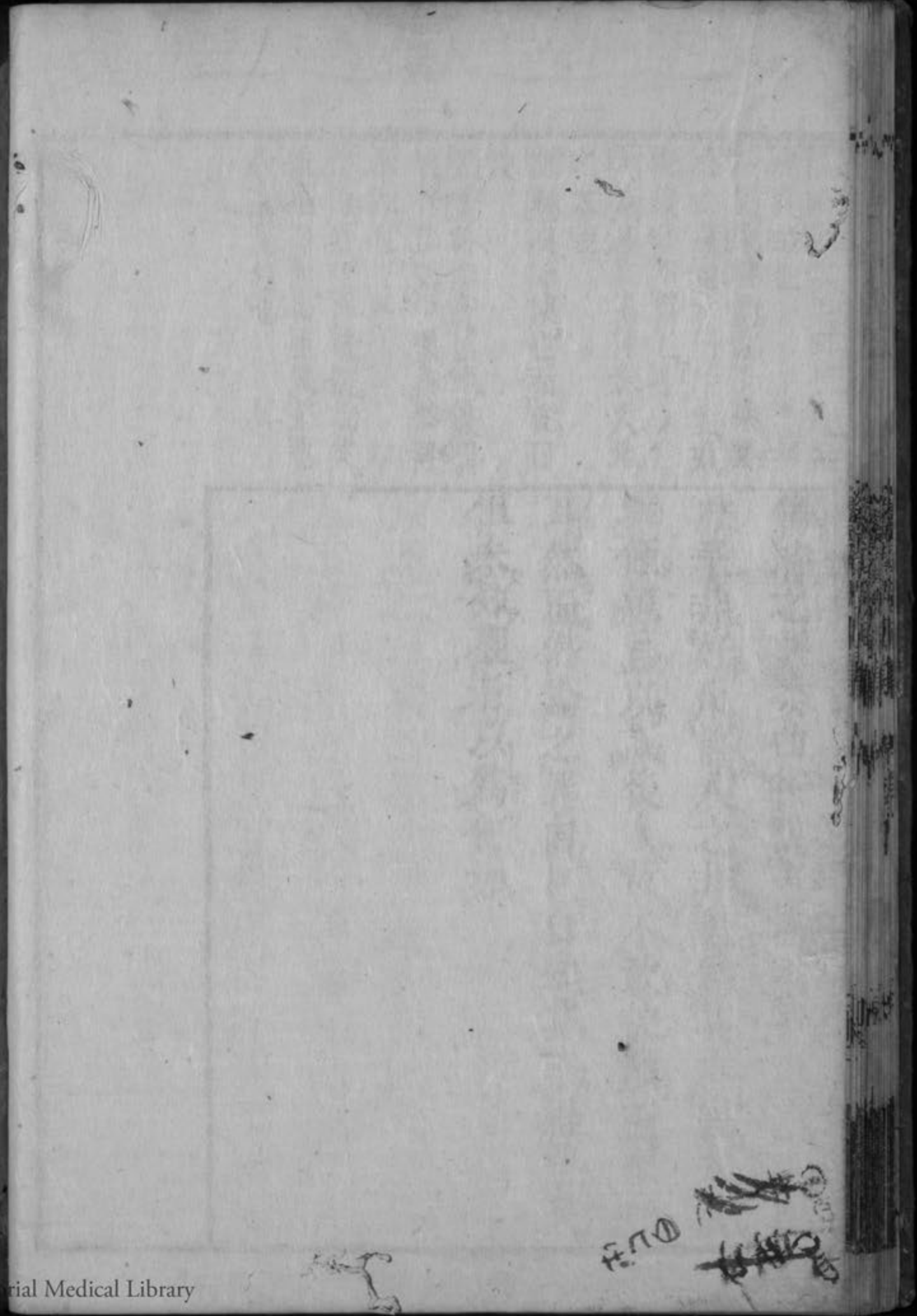
夫

夫

夫

夫

夫



1270
手紙

2